

出曜經卷第十二

為二

尊者法敕造
泰三藏竺佛念譯

雜品第十六

當念自覺悟 慎莫損其行 行要修亦安

不行行受報

當念自覺悟者夫人有施爲先當內思惟校

計熟思

當念自覺悟者夫人有施爲先當內思惟校

善思而思行 慎勿失其所 虧不失所者

永樂北藏

出曜經

是故說當念自覺悟也慎莫損其行者夫人有所施爲事情已彰復還懈慢不究其理不禪思惟或時諷誦亦不通利臨欲試時捨衆逃亡是謂於學有損習禪之人念不在定流馳萬端如彼猿猴捨一趣一於賢聖法律乃有大累是故先達之人教彼後生卒成其道不使漏失是故說慎莫失其所也慮不失所者或有誦人日誦十千解義百千晝夜諷誦不失上下文句一一分理不遠義入禪之寂天雷地震萬響俱作不能動其神是故說

慮不失所者也失所懷痛憂者行不專已俱興嫉意自墮於淵皆由行不正故是故說失所懷痛憂也
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

人當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汲汲求財形命皆貪財貨諸比丘等復求方便誦契經律阿毘曇及諸雜藏坐禪比丘禪定入微小七大不失其次耳錘法財已得功德增益其行是故說人當求方便自致財寶

也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者世人思惟誰有富貴積財千萬者隨意所念費耗財寶學道之人捐捨妻息去離榮寵自知功德具滿分別義理問則能答彼坐禪人復自觀見禪定寂靜得六神通飛騰虛空作十八變踊沒自由不信道者觀已則信已信道者遂進不退是故說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也
坐起來方便 自求於錠明 如工鍊真金除老塵垢冥 不爲閻所蔽 永離老死患坐起來方便自求於錠明者所謂坐起者諸

疑結使是人懷懈慢不究其業彼懈慢人雖
言起立與坐無異精勤之人雖言坐卧與立
無異是故說坐起求方便自求於錠明也常
當專意求於錠明光無盡無處不照是故說
求於錠明也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冥者彼
大眾中工師巧匠集在彼衆猶如塵垢物爲
塵所蔽未被剗除遂增污穢今此人心亦復
如是爲姪怒癡垢所染亦無精光不得照耀
是故說曰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冥也不爲
閻所蔽永離老死患者彼修行人剗治塵垢

無諸結使終不爲生所屈不爲老所困不爲
無常所召是故說不爲閻所蔽永離老死患
不羞反羞羞反不羞不畏現畏畏現不畏
生爲邪見死入地獄

不羞反羞者或有行人年歲長大不肯從小
比丘承受教戒四小比丘所說隨順法教長老
三羞心內自思惟爲少年比丘所授極懷慚愧
藏顏無處於彼不應起羞而羞是故說不羞
反羞也羞反不羞者彼修行人不誦習契經
律阿毘曇及諸雜藏虛受信施衣被飯食病

瘦醫藥牀褥卧具是故說羞反不羞也不畏現畏者滅盡泥洹淡然無爲反更畏之不親其行彼泥洹中無生無老無病無死亦復無天趣人趣地獄餓鬼畜生趣反更畏之如所說彼凡夫人未曾聞此本無今無已無當無

亦無恐懼安隱亦復無衆害諸變捨一切難而反畏之是故說曰不畏而現畏也畏反不畏者五道生死姪怒癡熾然爲本所燒漸增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不可稱說亦不畏彼更著三有是故說畏反不畏也生爲邪見所謂

邪見者可羞不羞不羞反羞可畏不畏不畏反畏此盡名爲邪見造邪見業是謂生爲邪見死入惡道作罪多者入惡道作罪次者入畜生作罪少者入餓鬼是故說曰邪見墮惡道

人前爲過後止不犯是照世間如月雲消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時去國界不遠有梵志子名曰無害常追逐師友讀梵志經典所事師者耆長老年過八十所納妻婦年幼少壯顏貌端正女之禮節威儀備

舉無害梵志子亦復端正文夫姿顏世無雙
比時彼女人姪欲熾盛即捉梵志子無害手
吾敬御德欲與情交宜可爾不無害聞之以
手掩耳我寧喪命終不敢聽女答之曰夫人
饑渴給以飲食豈不篤意耶我今姪火熾盛
〔三〕
須卿煙水滅之豈不適我情耶設當由汝喪
〔四〕
我命根者於此經典何用學爲無害答曰我
從母意犯梵志法死入地獄豈不在乎時彼
無害自搜走出門外時梵志婦擧頭亂髮以
土自坌裂壞衣裳坐地臥哭長老梵志行還

見之間其婦曰誰取汝打撲乃爾婦答梵志
是汝親信弟子梵志聞已內自思惟吾今不
宜彰露此事彼人備聞害我不疑當以權宜
微以誘進乃獲其身斷其命根即呼梵志子
而告之曰汝前後已來所學呪術皆悉備具
無有缺漏然當選擇良日祭祀諸神呪乃得
行左手援盾右手援劍詣彼要道嶮路值人
斬之數滿千人而取一指如是成蔓兜乃得
行是時弊魔復追究禁茶鬼衛護其人使得
行惡斷絕人路無復行人漸漸乃至闔黎連

尼園中人民丘曠舉國被災又少一指不充
其數無言親所生母每生此念吾子久在曠
野饑寒勤苦必然不疑時母送餉躬詣彼國
無害遙見便生此念吾受師訓當辦指鬘今
少一指不充其數今值我母自來送餉若我
先食呪術不成若我先殺母者當犯五逆罪五
梵志子應從佛得度如來三達見彼無害興
五逆意殺母不疑若審爾者億佛不救吾今
宜往拔濟其苦使母子俱全豈不善乎即化
作比丘手執應器視地而行循彼徑路直趣

彼園路側行人諸牧牛者語曰沙門止止莫
從此路前有暴賊名曰指鬘前後已來傷害
人民不可稱計我等所忌不從此路沙門單
弱備爲賊所害者不亦劇耶化人曰無苦賊
不害我吾有禁呪足能制彼使不害我轉復
前進遂欲至園指鬘遙見有比丘來歡喜踊
躍不能自勝吾願果矣必成指鬘又不害母
呪術成辦權停我母及此餉食殺彼比丘然
後能食執刀擎盾往逆比丘無害素是壯士
走及奔馬馳趣向佛佛以神力令彼無害在

地頰縮佛地寬舒如是疲極不能及佛指鬘
舉聲喚沙門曰止止沙門吾欲問義比丘答

曰吾自久住卿自不住爾時指鬘以偈向比
丘說曰

沙門行反言住 我住反言不住

沙門當說此義 云何汝住我不住
爾時佛復以偈答曰

指鬘我已住 無害一切人 汝爲凶暴人
何不改罪過
廣說如契經偈爾時指鬘賊即以劍盾頭上

指鬘投於深澗又手合掌向如來懺悔復以
偈讚曰

自歸大聖雄 欲觀尊沙門 今欲自悔過
人來所作罪

爾時世尊還現色相威神炳著手執指鬘詣

內二

六

祇桓精舍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指鬘度爲比
丘即如佛教得爲道人清旦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分衛爾時城門裏有一壯象懷妊欲產
不時得產象主遠見比丘來即起迎逆比丘

若能使象時產者可得入城乞不能使象產

者不得入城分衛比丘答言吾先不誦此呪
且小停住須吾還至世尊所受誦神呪還當
呪之使象得產時指鬘比丘即至世尊所頭
面禮足白世尊曰向者入城分衛值城門裏
有象欲產責我呪術象得產者然後得乞唯
願世尊願受神呪使象得產使得分衛

佛告指鬘汝往彼所當以此言呪之今至誠
呪自生已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得
產無他爾時鴟崛魔從佛受呪術即往呪象
安隱得產時諸人民皆稱善哉世間乃有此

奇怪之事比指鬘前後殺生不可稱計今方
自呪從生已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
得產無他便得入城街巷人民見指鬘來其
中或有父母兄弟妻息爲指多所殺者皆前
報怨或以刀杖瓦石打指鬘極使牢熟破頭
傷體裂壞衣被鉢盂亦破即走出城竟不得
內二食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自說緣本佛知其
意指鬘受緣報何其速哉爾時世尊漸與說
法即於座上得須陀洹果乃至羅漢六通清
徹爾時波斯匿王即集四種兵馬象兵車

兵步兵欲往詣彼國與鴦崛魔共鬪出舍衛城中道聞行人說鴦崛魔大賊受如來教得爲比丘即停兵衆入祇洹精舍與如來相見爾時世尊知王當來即以神足隱鴦崛魔形使不顯露時王波斯匿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即知而問曰王嚴備戰具集四種兵爲欲何至王白佛言界內有賊名鴦崛魔依險作賊暴虐無道故集兵衆欲往攻伐中路聞人說鴦崛魔受如來化得爲道次不審其人今爲所在佛知王意即攝神

足使王見鴦崛魔王見恐懼而投於地諸臣扶起以水灑之佛告王曰是王大幸遇此小恐其人已得阿羅漢果設當王詣彼深園見其本形頭戴指鬘人血塗體身執利劍顏色隆怒王當見者心肝摧碎即喪命根王白佛言如來今日未降者降未度者度云何世尊其人乃殺無央數人云何得成阿羅漢果佛言無苦行有前後有熟不熟有初有終爾時世尊觀宿因緣便於大衆而說斯頌

人前爲惡以善滅之是照世間如月雲消

人前爲惡以善滅之者如彼指鬘殺害無數
千人以賢聖八品道而滅其惡諸惡已盡永
無根本究竟清淨得不起法是故說人前爲
惡以善滅之也是照世間如月雲消者世間
者其義有三一名衆生世二名器世三名陰

內二

世猶如秋月衆星闔遠於中獨明光照遠近

弊惡比丘諸惡已盡修清淨行便於大衆廣
有利濟是故說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也

人前爲惡以善滅之世間愛著念空其義
人前爲惡以善滅之者夫作惡皆由愛著彼

梵志妻與惡向無害皆由愛心是故說人前
爲惡以善滅之也世間愛著念空其義者愛
心深固流轉三界受四生分迴趣五道皆由
愛著不能捨離行人分別虛而不眞知皆空
寂不可恃怙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少壯捨家盛修佛教是照世間如月雲消
佛契經說因象師喻時象師教訓少壯象樂
於曠野不被調御即於曠野命終復有中象
不被調御於彼取命終少壯比丘此亦如是
不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不被教訓而

取命終比丘當知此亦如是少壯象被調御

而取命終中年象被調御而取命終少壯比
丘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被教訓得賢
聖法而取命終少壯比丘盛修佛教無所漏
失具足佛法云何爲具足越次取證成無上

果是故說少壯捨家盛修佛教也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者猶如秋月光明遠照也

少壯捨家盛修佛教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少壯捨家者欲斷愛著諸天阿須倫所見敬
待伽留羅乾沓和等皆悉承事供養是故說

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是見道悍應中勿憂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已來不殺盜婬
泆不犯諸邪臨命終時神識澄靜亦不驚懼
亦復不見地獄畜生餓鬼不見弊惡鬼但見
吉祥瑞應是故說生不施惱死而不感也是
見道悍應中勿憂者彼見諦人已離五難雖
在憂慮之間悽然無爲亦不悲號哭泣生諸
衆惱是故說是見道悍應中勿憂也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是見道悍在親獨明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已來不由父母兄弟宗親五族而行惡法也是故說在親而獨明

斷濁黑法 學惟清白 度淵不反 棄倚行止
不復染樂 欲斷無憂

斷濁黑法者云何名爲濁黑法答曰一切諸使縛結塵垢一切諸不善法退墮法諸染著生死者當斷已斷永斷是故說斷濁黑法也學惟清白者云何名爲清白法答曰意止意斷神足根力覺意八正道三十七品正使有

法離於生死得出要者亦名清白法是故說學惟清白也度淵不反者何以故名爲淵所謂淵者流在界趣轉增生死由此淵故流轉生死不可稱記墮三塗八難是故世尊說當滅四淵求無上道是故說度淵不反也棄倚行止者云何爲倚所謂倚者倚欲不善法是故如來說棄倚無著乃謂真行是故說棄倚行止也不復染樂者不染五樂親近賢聖律終不捨離是故說不復樂也欲斷無憂者夫人不至於無爲皆由有欲染著女色興意思

想念彼色貌髮毛爪齒肥白端正行人執意
除去彼念欲想便息不復熾然是故說欲斷
無憂也

愛欲意爲田 媚怒癡爲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愛欲意爲田者猶如荒田穢地不數修治姦
草競生侵害良苗穀子不滋時不豐熟人染
著愛欲亦如是是故說愛欲意爲田也媚怒
癡爲種者夫行人習行常自觀察若人種德
爲施何處而獲果報答曰施無空入者少施

空入者多云何施無空入者少答曰諸在外
道異學及保形梵志尼乾子等愚人好施於
中望福於十六分而不獲一猶如穢田傷害
善苗穢行梵志侵害善根爲媚怒癡所覆不
生適果是故說媚怒癡爲種故施度世者也
得福無有量者歎說如來聖衆施福之報於
內二十一大衆之中有斷欲人所施雖少獲福無量所
得果報不可稱計是故說故施度世者得福
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瞞恚滋蔓生 是故當離恚

施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者何以故名爲穢惡所以名穢惡者亦自毀已復毀他人所以自毀者瞋恚熾盛顏色變易本性改異是謂自毀復毀他人者瞋恚熾盛毀損他人乃至失其命根是故說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欲恚施報無有量者人由懷恚後受恚報人由瞋恚亡國破家皆由瞋恚仁施福德施無恚者獲福無量是故說當離恚施報無量也

猶如穢惡田 愚癡穢惡生 是故當離愚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愚癡穢惡生者猶彼盲人目不觀高原平地亦不見善色惡色青黃赤白此衆生類亦復如是以無明闇法而自纏絡不覩四諦善不善法覆蔽慧明及三十七道品外道異學及諸梵志癡所覆蓋不識道真如來聖衆永無此患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愚癡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愚癡獲報無有量者彼修行人欲求無患者當從何求答曰當從如

來聖衆求何以故以其聖衆觀察本末若六
若小若好若醜分別四諦眼明智覺毫釐不
失施彼如來聖衆無有愚癡者獲報無量也
是故說當離癡施報無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橋慢滋蔓生 是故當離慢
內二十二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橋慢滋蔓生者外道異學橋慢
最甚是故如來說偈曰波羅門橋慢滋多從
今世命終當生六趣中鷄猪狗狼驢五泥犁
六類彼人者不獲其報是故說猶如穢惡田

橋慢爲滋多也是故當離慢獲報無有量者
於如來大法中除去橋慢或時著衣持鉢入
村乞食下意自卑如旃陀童女身被寶衣價
直百千若詣他舍倚門侍立不敢入舍侮慢
比丘亦復如是本出豪族自苦其形修乞士
法御心調意妙執利劍手執鉢盂如世窮人
閻浮利人以髮爲飾我沙門便取剃之間浮
利人衣裳多貪白淨沙門染污爲色閻浮利
人諸犯罪者逐著深山沙門山藪爲家無欲
之人執行如是況得向愚者心可移乎是故

說當離憍慢獲報無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貪欲爲滋蔓 是故當離貪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貪欲爲滋蔓者人懷慳貪至死
不改或由慳貪傷天命根是故智者去離慳
內二 貪是故說猶如穢惡田貪欲爲滋蔓是故當
十三 離貪獲報無有量也

六增上王染爲染首 無染則離 染者謂愚
六增上王者所謂王者何者是曰意也以次
數者則名六逆數者亦爲六增上者意動則

五隨走作五情設使諸入盡意所造如佛契
經說猶如五根各各有境界不相錯涉亦不
相侵意者至此五處最爲原首侵彼五界役
使五情不得停住於五事中最勝最妙是故
名爲王是故說六爲增上王也染爲染首者
云何爲染所謂染者染色聲香味細滑法是
故說染爲染首無染則離者云何名無染所
謂無染者阿羅漢是雖言須陀洹諸塵垢盡
得法眼淨不永得淨羅漢者永已得淨是故
說無染則離也染者謂愚人所習習著色

香味細滑法應思惟者然不思惟不應思惟者反更思惟是故說染者謂愚也

骨幹以爲城 肉血而塗之 根門盡開張
結賊得縱逸

骨幹以爲城肉血而塗者所謂城者以五陰
身爲牆骨幹垣壁以血染之若當以內物現
露於外者便生惡露觀不染著身與不可樂
想以其皮膚覆骨莊飾爲形智者觀察無一
可貪是故說骨幹以爲城肉血而塗之根門
盡開張結賊得縱逸者眼根開張受於外色

曰誰開乎答曰由不思惟故使結賊得入劫
善根財貨耳鼻口身心亦復如是意根開張
結賊得入是故說根門得開張結賊得縱逸
也

也

也

有緣則增苦 觀彼三因縛 滅之由賢衆

內二

十四

不從外愚除

有緣則增苦者前有因緣後生增苦前無因
緣苦何由生猶如泉源出水成江河此亦如
是因前有緣則有苦際漸漸增長至四百四
患是故說有緣則增苦也觀彼三因縛者猶

如愚事人閒在作坊役使不住此亦如是五
盛陰身以結使爲縛憂愁苦惱役使心識不
得停住復當經歷四百四病是故說觀彼三
因縛也滅之由賢衆者夫欲信施當詣大衆
施少獲福多猶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敵摧敗

有人曾不被毒蛇蟻而不避之曾不被結使
縛者而造其行爲外塵所染是故說不從外
愚除也何以故名爲雜所以言雜者偈義種
種演說不同餘偈單義不與此同是故說雜
也

水品第十七

內三

十五

彼衆乃名勇健加得賞賜過出衆人如來聖
衆亦復如是如海納萬川不拒細流有來供
養者不存用喜不供養者亦不憂感是故說
滅之由賢衆也不從外愚除去世愚惑人顛
倒來久計著吾我著五陰身計爲實身猶如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已度癡淵如鴈棄池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者係心於淨恒求巧便
欲得出要觀此生死如幻如化常懷恐懼心
如熾火是故說心淨得念無所貪樂也如鴈

棄池者知彼池水多諸畏懼人爲獵者數來驚怖鳥即棄池鳥翔避此衆難是故說如鴈棄池也已度癡淵者癡淵所蔽入骨徹髓便求方便永滅無餘是故說已度癡淵也

譬如鴈鳥從空暫下求出惡道至無爲處

譬如鴈鳥者畏諸衆鳥飛在虛空避此諸難自求無爲是故說譬如鴈鳥也從空暫下者身能飛行遠近無礙去危就安是故說從空暫下也求出惡道到無爲處也賢聖弟子如來等正覺爲人除惡求出惡道斷不善業離

一切結是故說求離惡道至無爲處也亦名滅盡泥洹無生滅著斷恒不變易亦不磨滅彼得定修行人爲老病所逼四百四病恒切已身厭患四大身捨五陰形入無爲處不修梵行少不積財愚者睡眠守故不造

者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見閻浮界二人者老形變色衰僂步而行見已世尊便笑爾時阿難更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以願說其意爾時世尊告

阿難曰汝頗見此二者舊長老不形變色衰若此二人於此舍衛國從少積財者於舍衛國第一豪富若當捨妻子棄捐居業出家學道即成阿羅漢若小積財至足今日於此舍衛城裏復在第二家若出家學道得阿那舍果此二人若在中年積財至今日足在第三家若出家學道者得斯陀含果愍此二人違前所願捨本隨末饑寒勤苦萬患并至爾時世尊觀察此義爲後衆生敷演大明在於大眾而說斯偈

不修梵行少不積財如鶴在池守故何益猶如老鶴伺立池邊望魚上岸乃取食之終日役思不果其願用意不息自致亡軀老有老法壯有壯力鶴以老法行於壯力終日不果但念少壯捕魚不覺耆年已至今此耆年長老亦復如是自念力壯歌舞戲笑博奕戲樂不慮今日年邁者艾抱膝蹲踞憶彼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壯欺詐萬端是故說如鶴在池守故何益

莫輕小惡以爲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

見罪充滿 從小積成

莫輕小惡以爲無殃者人爲惡行雖小不可
輕蛇蛇雖小螫噉人身毒遍其身以喪命根
毒藥雖微人未得食見毒便死此亦如是爲
惡雖凶二小妨人正行不至究竟不慮於後當受
其報日復一日不肯改更不念遠離惡遂滋
十七長是故說莫輕小惡以爲無殃也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漸盈大器者猶如大器仰承水漏滴滴相尋
溢滿其器是故說水滴雖微漸盈大器也凡
罪充滿從小積成愚人習行從小至大日日

觀智不覺殃至是故說凡罪充滿從小積成
莫輕小善以爲無福水滴雖微漸盈大器
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莫輕小善以爲無福者如有善人詣彼塔寺
禮拜求福或上明燈燒香掃灑作倡伎樂懸
繒幡蓋從一錢始復勸前人使發施心一團
以上供養聖衆或以楊枝淨水供給清淨或
脂燈續明如此小小亦不可輕依彼心識獲
報無量如然一燈除舍闇冥不知冥之蹤跡
如燒極微妙香盡除臭穢不知所在利劍雖

小能斷毒樹此亦如是善行雖微能除重罪
往來人天不更苦惱從此適彼受福無量現
在可知滴滴不絕遂滿大器勇者行福漸漸
成就是故說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猶如人度河 繩祇而牢固 彼謂度不度

聰叡乃謂度

縛祇而牢固者猶彼衆生欲度深淵或祇而
度或腰船而度或浮瓠或載小船或草木爲
筏皆得至岸而無差礙是故說猶如人度河
縛祇而牢固也彼謂度不度者度不度者謂

愛淵猶如深淵流出成河彌滿世界流向三
界趣四生遍五道復流至色聲香味細滑法
是故說彼謂度不度也聰叡乃謂度者所謂
聰叡者佛辟支佛是雖度世淵不足爲奇何
以故世淵無盡度愛欲淵者乃謂爲奇是故
謂聰叡乃謂度也

佛世尊已度梵志度彼渡比丘入淵浴聲聞
縛牢筏昔有兩師大梵志造立波羅利弗多
羅大城功夫已畢莊飾成辦便請佛及衆入
城供養未與諸門立號梵志內心作是念若

沙門瞿曇從所門出當名爲瞿曇門若復如來度恒伽水當名彼渡爲欲載筏度腰船浮瓠復生是念不審如來爲欲載筏度腰船浮瓠小船爲載何度爾時世尊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以神力及比丘僧忽然而度在彼岸立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佛世尊已度 梵志度彼渡 比丘入淵浴聲聞縛牢筏

說此偈已各還精舍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是泉何用水恒停滿拔愛根本復欲何望是泉何用水恒停滿者三有者假謂爲泉愛亦名爲泉水恒停滿一切諸結皆集愛泉是故說是泉何用水恒停滿也拔愛根本復欲何望者行人以能拔愛根本無復生死猶如毒樹究盡其根無復出生亦無枝葉愛亦如是無復枝葉拔其根本復欲何望者更不受有更不復生是故說復欲何望也

內二十九
水人調船弓師調角巧匠調木智人調身水人調船者治牢固樣治諸孔不使漏水使

衆生類從此岸得至彼岸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說水人調船弓師調角也巧匠調木者墨縷絢直高下齊平意欲造立宮室成就是故說巧匠調木智者調身者恒以正教不毀法律搜求義味求上人法是故說智者調身也

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聞法如是智者歡喜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者所以說偈智者以譬佛如來亦說此限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是語遂興瞋恚內自思惟咄今爲此比丘所辱此比丘故當見我頭白禿故欲辱我耳若且清於彼自照而像悉現是故說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也聞法如是智者歡喜者昔有國王耽患世與疲倦俗業往至塔寺欲聽正法時象力比丘得阿羅漢道當次說法時彼國王以巾覆頭脚著履屣入衆聽法羅漢比丘告彼王曰昔佛有制不得爲著屣者說法王內恚隆盛即脫履屣羅漢比丘復告王曰昔佛如來亦說此限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是語遂興瞋恚內自思惟咄今爲此比丘所辱此比丘故當見我頭白禿故欲辱我耳若此比丘說法不入我耳者當取斫頭爾時國

王即却頭覆沙門速爲我說法比丘報曰如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教不得爲瞋恚者說法王今瞋恚何由得說法王當正意聽說譬

喻猶如濁泉涌沸不停王今如是心意倒錯何由聞法爾時國王內自慚愧即興敬心此比丘必是聖人乃能玄鑒通達人心即從座起右膝著地頭面禮足白比丘言唯願聖尊與我說法使此穢形永蒙蔭覆王即就坐欲得聞法爾時比丘便以此偈向王說曰

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聞法如是智者歡喜

爾時比丘重與王說法令彼王心歡喜踊躍道根信心而不傾動是故說聞法如是智者歡喜也

忍心如地不動如安澄如清泉智者無亂忍心如地者猶如此地亦受於淨亦受於不淨地亦不作是念我當捨是受是智者執行亦復如是若人歎譽不以爲歡有毀辱者不懷憂感見善不喜聞惡不怒是故說忍心如地也不動如安明者猶如安明獨處衆山不爲暴風所傾動賢聖之人亦復如是不爲闕

四事心有增減是故說不動如安明也澄靜
如清泉智無亂者猶如澄靜泉表裏清澈不
爲小流所燒濁智者如是內既無非外妍不
入心如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猶如澄泉智
者不亂也

西二

廿一

出曜經卷第十二